

Three Faces of Pragmatism

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

On J. Dewey, R. Rorty
and R. Shusterman's
Philosophy,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Politics

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

毛崇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ree Faces of Pragmatism

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

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

On J. Dewey, R. Rorty
and R. Shusterman's
Philosophy,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Politics

毛崇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 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毛崇杰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97 - 1110 - 1

I. 实… II. 毛… III. 实用主义 - 研究 IV. B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7161 号

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

——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

著 者 / 毛崇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李心华 孙以年

责任校对 / 夏 怀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7.5

字 数 / 284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110 - 1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爱弥尔·涂尔干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实用主义怎么能够把带有这么多缺陷的学说强加给众多心灵呢？”^① 这话是他于1913~1914年在法国索邦大学所作的一个关于实用主义的系列演讲中说的，相隔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面对实用主义的重新崛起，我们又遇到同样的问题。

写这样一本关于实用主义的书，这是多年前没有想过也没有兴趣的事。前几年在有关价值与真理问题上我着重批判了实用主义，我不无鄙夷地说它是个“酸果子”，我再不会去啃它了（《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

2003年冬在南阳的“文论何为”学术会议期间，高建平对我说他利用“非典”时期翻译了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一书，说这本书写得“真是好”。这本书早就听说，译出来当然好。不过，这书名使我感到别扭：艺术怎么仅仅是经验，经验之外还有想象、情感、思想，这些东西跑到哪里去了呢？没有看过书，当时没有说什么。2005年建平把书送到我手，同时他把手头彭锋所译舒斯特曼的《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也借给了我。我看出点意思，干脆“好借不好还”，不客气地据为己有了。

^① 爱弥尔·涂尔干：《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11页。

不仅因为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也不仅因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式，即使在西方现当代哲学中实用主义名声也不佳。海德格尔认为，实用主义放弃了对形而上学的探索，因此“完全是一个倒退”。他指出，实用主义是“幼稚的美国人对待利坚主义做出的解释”。他甚至把实用主义看做是“一个灾难”。因为美国本土形而上学传统的匮乏，而在哲学体系上不成熟，罗素也曾轻蔑地谈到实用主义的浅薄，认为它只适合于“一个尚未成熟的国家”。这些话不是从这些哲学家那里直接引来，而正是出自一位新实用主义大师之口，他就是理查德·罗蒂。某些分析美学家将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作为“一种矛盾的方法和无训练的推理的大杂烩”而排除出当代美学领地。善于思辨或具有形而上学底蕴的思想者都不甚看重实用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对实用主义的态度，也用罗蒂的一句话来说：“正如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杜威是‘美帝国主义的哲学家’，当代的文化左派也认为是实用主义者，说得最轻，是对社会不负责任，说得重些，则是压迫人的意识形态的辩护士。”^①

为什么实用主义这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哲学“丑小鸭”经过约百年发展至今非但没有一蹶不振，而且不断有新人新著涌现，并越来越引起世人注意？

西方哲学和美学在这一百来年的发展中，某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哲学美学流派，如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于20世纪70~80年代都先后沉寂下去了。精神分析学也不如当年红火。作为后现代主义顶梁柱的解构主义也在消解自身。西方现代哲学开山始祖之一，尼采的影响固然不绝，他对文明和启蒙现代性的批判成为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强音，不过，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新的意志论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影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由于再没有嫡系传人也难免走下坡路。语言分析哲学至今仍在美国许多大学哲学系占主要地位，但却没有能挡住实用主义的再崛起。正如新实用主义代表理查德·伯恩斯坦指出的：“不仅从学院性的哲学学科，而且从社会和文化的诸学科的范围，都可以看到实用主义的复兴。”在分析哲学的内部发生了以奎因、戴维森、普特南等代表的“实用主义转向”。罗蒂和舒斯特曼两人正是从分析哲学转向实用主义的。在美学上也

^① 参见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1、8、142页。

是如此，舒斯特曼指出，20 世纪英美美学主要为两种特别的形态，它们是由明显不同的哲学根源所驱动的，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前者产自欧洲，后者代表着美国独一无二的哲学贡献，“在分析美学兴旺发达的同时实用主义美学真可谓已成明日黄花。然而，这种开始状况却好像向着相反的一方将会更受欢迎的状况转换，岂不怪哉”。^①

杜威仅有的那本美学专著《艺术即经验》经过约半个世纪沉寂之后又被推到了理论前沿，这一现象被看成“杜威复兴”。舒斯特曼说，在对分析哲学的不妥协的自我批评精神和欧陆理论的特别魅力的回应中，实用主义——尽管它还没有在新的美学中清晰地表现自己——正在美国哲学中经历一种复兴，这是不足为奇的。舒斯特曼本人的美学论著可谓正是使实用主义在新的美学中“清晰地表现自己”颇为成功的尝试。

这三位实用主义哲学家都有多部代表作译为汉文。他们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贯穿了整整一个世纪。杜威的《哲学的改造》早在 1920 年一出版便在中国翻译成汉文。他的《经验与自然》在 1926 年就有了中文译本，1960 年重新翻译再版，还有其他多种著作的中译本陆续问世。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于 1987 年汉译后，在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他还专门为中国读者选编了以《后哲学文化》和《后形而上学希望》为汉译本命名的两部论集，其中有的文章系首次发表，加上其他汉译论著，从而进入我国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的视域。罗蒂于 1985 年、2004 年两次来到过中国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由于他的某些理论与中国当前的主流思潮的默契，特别是在反本质主义、反“符合论”、反必然性等方面对中国哲学思想界的影响势头不减于当年杜威。理查德·舒斯特曼目前作为这三位实用主义者中唯一在世的一位又给实用主义在美学上带来了新的生命，他的《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与哲学之思》自 1992 年问世将近十年间已有德、法、芬兰、波兰、葡萄牙、日、韩、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10 种文字的译本。他于 2002 年来中国参加国际美学协会年会，并与部分中国学者进行过座谈。2007 年他再次到山东大学讲学和座谈，其在中国的影响呈上升趋势。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已经有了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哲学实践》等译本。中国学者研究实用主义哲学的新著也纷纷问世。2001 年刘

^① Shusterman, Richard, *Prag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p. 1.

放桐等主编的《重新研究实用主义》带来了值得重视的新意。近年涂纪亮等较为系统地主编了一套实用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汉译文选。他于2006年出版的《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一书从“实在”、“经验”、“真理”等十个重要方面，以皮尔士、詹姆士、杜威、刘易斯、奎因、戴维森、普特南、罗蒂等为代表人物，系统地展开对“实用主义基本观念演变”的精深研究。这些可喜的新成果都给本书的写作带来启发。

百年之后，一度被思想界不屑一顾的实用主义竟然能够东山再起，势头不减当年，这是为什么？这种新格局是怎样形成的，说明了什么？一向不被重视的实用主义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生命力？这些问题正是我在《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之后起心写作这本书的动因，我想要弄明白舒斯特曼所说的“岂不怪哉”又“不足为奇”的究竟。

我的真正兴趣并不在于作为一个哲学美学流派的实用主义，也不在于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这三位代表人物各自学说之得失，而在于从“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中窥视我们时代的某些精神特点，从中找出带有历史走向性的东西。本书与前述业已完成的西方美学及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工作有着相关性和连续性，既包含对过去有关问题看法的深化和拓展，也是对某些不恰当之处的修正和补充。

从十多位主要代表人物中选取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这三副面孔来俯瞰百年实用主义的发展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这里只是试图在许多思潮转向中，以这三位哲学家作为攀升的阶梯，为漫游从现代到后现代大厦提供一条走廊。这是“走马观花”与“驻足观花”的游历，通过这三位哲学家在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互动的视野中来看实用主义的百年发展以及为它在后现代主义中定位。

罗蒂与舒斯特曼顺应着后现代，他们的美学与文化政治都超越了学院学科的界限，带着一副跃跃欲试的姿态提到文化批评。由于实用主义一开始就是一种打破了学院封闭的非常世俗化的哲学，现实的政治关怀始终在其视野的中心，许多哲学与美学问题都与政治难分难解。所谓“文化政治学”是指以校园左翼知识界为主体承担着社会批判使命的政治。从杜威的反对哲学的学院化教条化之哲学改造开始，实用主义就向这样一种文化政治学倾斜。经过20世纪60年代左派激进运动的洗礼，文化政治从街头游

行示威转变为一种文本化的较为温和的改良政治。实用主义的“马克思转向”正是由文化批评启动的契机。这个问题对罗蒂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左派们关注全球性问题的文化政治与关注选票、提案、立法和社会福利之实际政治，正如文化左派与政治左派是不同的两回事。^① 作为一位哲学家而非国会议员的他自己也在操作文化政治，如他的政治美学的乌托邦构想，他的“后哲学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哲学。正是这样一些悖论使罗蒂成为实用主义中一个最为复杂、最有争议的人物。在文化政治学中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为政治自由主义。在美国，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既有杜威、罗蒂、舒斯特曼三者的区别，又有历史发展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关系也以此为转移。作为文化研究与学院式学科研究的区别也在于对政治关心的程度与方式。本书也循着这一思路，在实用主义的发展中以哲学为基础，以美学为核心把握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政治学。

在种种后现代思潮所谓“转向”中，不限于罗蒂1967年编纂分析哲学论集从古斯塔夫·伯格曼那里引来作为标题的“语言转向”，不限于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中提到和涉及的“文本主义转向”、“解释学转向”以及他本身在美学上的“身体美学”转向，也不限于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向”等思潮，这些转向既可以像旋转木马式地回到原来位置，又可以像旋转阶梯式地离开原来位置。具体对本书所选定的三位人物而言，就是围绕着对杜威的偏离、回返和发展。这种“偏离”对于罗蒂，表现为他既自称为“杜威主义者”，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杜威相左，如实在论、经验范畴、本质主义、平民主义及政治自由主义等；而“回返”表现为舒斯特曼在后现代语境下对杜威的重申。他们在“杜威复兴”中对实用主义有所发展。在这些转向中，我所析出的，也是我最关注的，是为“后现代转向”和“马克思转向”。

所谓“后现代转向”，对应着涂纪亮先生所提出的“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的问题。实用主义本身在西方哲学史中属于现代主义哲学，再划分出一个“古典实用主义”是相对新实用主义而言的。《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一书以奎因、戴维森、普特南、罗蒂等为新实用

^① 见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三联书店，2006，第10页。

主义的代表人物，并指出其中正式提出“新实用主义”这个称谓的只有普特南和罗蒂。在本书中“古”与“新”的划分，也就是以杜威作为“古典的”代表，罗蒂与舒斯特曼代表后现代新实用主义人物。

实用主义最早崛起时本身对于传统形而上学带有一种哲学革新的姿态，如杜威从哲学主体学院式研究和对象作为固定不变的实在这两方面提出哲学改造的任务。越过了20世纪40~50年代的“萧条”期实用主义于60年代复兴之后的“重新”崛起，也就是实用主义从现代的“古典”与后现代对接之“新”。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后现代实用主义之“新”：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它与语言分析哲学的关系，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几层关系将在本书第一编总论中展开）。“后现代转向”与“马克思转向”是对贯穿以上提到的种种“转向”的概括。杜威还没有进入后现代时代，但他的思想对后现代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比如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以及实践精神和平民主义等。如果说罗蒂在后现代性方面把杜威对古典哲学传统的改造引向了颠覆的话，舒斯特曼则是把其平民主义更推进了一步。

美国梯利的《西方哲学史》一书把尼采也列为“实用主义”，而约翰·麦克戈文把法国的利奥塔也作为后现代实用主义者^①，他们的主要依据是美欧双方对传统的颠覆，而略去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如欧陆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带着悲观与愤怒激情的虚无主义深度与缺少深沉的美国实用主义进取的乐观主义。不过这也正如舒斯特曼所说：“实用主义远非一个统一的学派，它总是展现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并视多元为优点而非缺点。”^② 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观作为罗蒂和舒斯特曼从杜威那里传承下来的最主要东西，是使后现代实用主义与欧洲后现代主义相区别的东西，也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中重要纽带之一。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既有敌对性又有浸透性，到后现代由于冷战的平息，由对抗转为对话，导致敌对性减弱，浸透性加强。通过浸透，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又从冷战时期的敌对性转为新语境中对话之亲和性。这就是其“马克思转向”之主要契

^① McGowan, John, *Postmodern Pragmatism, From Postmodernism and Its Critics*, Cornell Univ. Press, 1991, p. 180.

^② Shusterman, Richard, *Practicing Philosophy*, p. 7.

机，而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托洛茨基案。正是“马克思转向”给实用主义的“后现代转向”中注入了“走出后现代”之新鲜的活力和前景。因此其“后现代转向”的意义是双重的：从现代“进入”后现代；再从后现代“走出”。因为实用主义一只脚跨入了后现代，另一只脚还在后现代之外，“走出后现代”对它应该不是难事。

在注意后现代多元互动关系前提下，本书侧重发挥罗蒂和舒斯特曼的两个特点：一是他们都强调并操作着后现代语境下哲学作为文化批评的意义，那就是在哲学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中学科性的松动，以美学为主干，但不受学科性限制；二是他们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哲学家的人生，传记式地融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之中，注意个人独特的出身、童年、家庭及社会经历对其文化政治身份和哲学思想的作用。如杜威早年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以及对托洛茨基案的调查，罗蒂在美国早期左派堆里成长的童年与他父母与托洛茨基的直接交往关系，还有舒斯特曼的犹太身份与他在多元文化中的“桥梁作用”，等等。这样一些关注显然有助于理解他们的政治文化身份和在发展变化中的哲学思想复杂性。

本书第一编“总论”侧重于哲学概述，从实用主义的两度崛起，围绕着两个转向的有关问题展开。第二、三、四编以美学思想为重心，分别论述三位代表人物。最后一编，再把三人放在一起，突出某些贯通的重点和前瞻性问题的，如伦理的审美生活、真理等问题，加以综合比较。

至于“走马观花”中挂一漏万以及失之浅陋处，盼望方家更多真知灼见来加校正。

本书主要依据的著作为：

John Dewey: *Art as Experience*,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Putnam Inc. 1980.

Richard Shusterman: *Prag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Richard Shusterman: *Practicing Philosophy—Pragmatism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fe*, R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1997.

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在写作过程中得益于相应汉译本（有些引文出自译本）：

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

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

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彭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5。

其他参考文献均于文内相应处注出。

除了高建平对本书的启示外，还应该感谢刘悦笛借阅杜威的英文原版《经验与自然》。本书的顺利出版在资金方面得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老干部局、文学研究所科研处及老干部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为提高本书质量作出重要贡献，予此一并致谢。

2008年春，北京密云冶仙山下

CONTENTS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总论：实用主义的再度崛起	1
一 实用主义的哲学改造	1
二 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	6
三 实用主义与传统形而上学及现代性	11
四 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16
五 实用主义美学概况	21
六 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24
七 列宁关于实用主义的一条脚注	32
八 实用主义与中国	37
第二编 杜威	44
一 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	45
二 自然主义与杜威的美学	48
三 审美经验的客观根源	53
四 经验的限定与超越	63
五 社会的和历史的艺术	77
第三编 罗蒂	92
一 童年与左翼自由主义信念	93
二 语言的偶然创制的美学乌托邦	98

三 在本质论上罗蒂与杜威相悖	118
四 “文化左派”与“政治左派”	125
五 “回到马克思”，“回到认识论”——未完成的一个乐章	130
第四编 舒斯特曼	139
一 哲学家的个人生活与哲学实践	139
二 在分析与解构之间架桥	145
三 对艺术诸多定义的论析	148
四 艺术作品之“内部的”与“外部的”	152
五 艺术自律与他律	156
六 艺术与批评的社会功能	160
七 实用主义美学的平民主义倾向	162
八 审美经验与性经验——实用主义“性美学”	184
第五编 综合与比较	196
一 实用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	196
二 实用主义与解释学问题	201
三 伦理的审美生活的不同构想	209
四 身体美学与人的解放	222
五 真理——实用主义致命的软肋	239

第一编

总论：实用主义的再度崛起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这个字是其最早创始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于 1905 年正式提出的。1872 年他在一个“形而上学俱乐部”中所作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出了有关的思想。另一位实用主义奠基者威廉·詹姆士于 1907 年把自己的演讲稿汇集成一本书，书名为《实用主义》，更系统广泛地传播了有关的思想。

列宁非常敏锐而及时地在 1908 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一个脚注描绘了当时实用主义崛起的情形：“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 pragma——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①稍晚于列宁，涂尔干在《实用主义与社会学》的演讲中也说：“实用主义是目前唯一流行的真理理论，有话题上的兴趣。”^②

一 实用主义的哲学改造

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本土哲学，正如一座座摩天大厦在美洲新大陆这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349 页。

② 爱弥尔·涂尔干：《实用主义与社会学》，第 1 页。

块不毛之地的矗立，它不仅必须用 *pragma* 来证明自己的肉身存在，还用 -ism 彰显自己的精神的存在，要在西方哲学版图上为自己划出一块新大陆。

实际上在为 *pragma* 加上 -ism 之前一个世纪，这块大陆的最早移民已经开始“行动”了。任何一个独立自由的行动都是从摆脱宰制和束缚开始的，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的结尾写道：“我们取消对英国王室效忠的全部义务……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to do all other Acts and Things which Independent States may of right do）。”

这份决定命运的文件的一个关键词是“行动”。通过八年浴血奋战，美国实现了作为“独立国家有权采取一切行动”的豪言，它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崛起。它需要的是“行动”，“行动”，第三个还是“行动”。1840 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居世界第五位。经过 1861~1865 年的南北战争到 1894 年其工业产量猛增，跃居世界第一位。不仅在工业战线上，它的钢产量于 1900 年占世界第一，而且在农业战线上，它的小麦产量使之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正是在实用主义崛起的 1871~1874 年间，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入垄断时代，美国一跃成为一个后来居上的金元大帝国，把欧洲老大哥们抛到了后面。

pragma 的巨大成功使它有权加上一个 -ism，在思想上美国不可能满足总是做英、德、法诸国的学徒，它要有自己的哲学作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实用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完备的学院式哲学不如说是作为一种切合现实问题的社会哲学思想，其崛起适应了美国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在思想理论上自立于西方大国的要求。正如罗蒂所说，由于杜威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战前时期使美国哲学思想界“既没有被德国人的深沉、法国人的微妙所吓倒”，也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所诱惑”。^①

任何新兴哲学思潮的崛起总是要对它之前的思想体系在贪婪地“拿来”之同时进行大胆的挑战。*pragma* 为了给自己安上一个 -ism，这粒西方文明在新大陆撒播下的思想种子，一方面从母体汲取思想营养，首先是自然科学成就提供的实验和实证的方法，如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及物理学的新成就，在哲学上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它要

^① 孙伟平编《罗蒂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 256 页。

树立起自己独立的思想旗帜，就必须对旧哲学进行改造。两次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百年经济成就使美国在前进道路上充满自强的信心和乐观的进取精神。

实用主义的第三位早期代表人物约翰·杜威于1917年撰文《必须矫正哲学》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20世纪早期实用主义创始人的思想都是围绕这个主旋律展开的。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杜威认为必须首先打破传统的学院式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那就是当社会上人们的思想已经转变，学院派哲学仍然继续留守在大学围墙内，“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① 在哲学的对象方面，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 reality）为对象，杜威指出，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他在1920年的《哲学的改造》一文首先提出放弃以往哲学对“终极的绝对实在”的追求。正如涂纪亮指出：“杜威不是传统的实在论者”，而是“语境的实在论者”。他否认有一种普遍地存在着的实在，而仅仅“承认在特定条件下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个别的‘实在之物’”。^②

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哲学史上的伟大的思想体系是应当时各种现实——前科学、前技术和前民主之世界状况——要求所产生的，现代世界思想的使命不能躺在过去的哲学成就上来完成。因此，时代所提出的哲学改造的主要矛头是指向超时间的、固定不变的、僵死的普遍性，而代之以科学适用的普遍性，即“不是由上帝或自然所确定的内在内容的普遍性，而是适用性的范围”^③。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在对科学技术带来的负

① 涂纪亮编译《杜威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62页。

② 涂纪亮：《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人民出版社，2006，第50~51页。

③ 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第7页。

面影响中，如战争危机引起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哲学解决努力“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①

半个世纪后，新实用主义者罗蒂把杜威当时的“哲学改造”描绘为，“最清晰、最明确地抛弃了古希腊哲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所共同具有的目标（精确地再现实在的内在性质），而支持日益增长的自由社会以及在其中日益多样的个体的社会目标”。这也是罗蒂把杜威看成“20世纪哲学中最有用也是最重要的人物”的原因。^②他接过杜威的哲学改造理念，在抛弃旧哲学上走得更远，他从西方哲学史中贯穿着的哲学革命直到新实证主义语言哲学中的“元哲学困难”，提出了“后哲学文化”。这个问题后面再展开论述。

早期实用主义在哲学改造方面的积极进取姿态对美国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发生着深远的影响。然而，经过早期代表人物初创阶段的短暂煊赫之后，实用主义哲学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一度在本土被认为“过时”，冷落于大学哲学系讲台，美国大学哲学系的大多数博士甚至从来不研究任何一位实用主义的思想家。^③造成这种局面的学科原因是分析哲学在美国的传播和霸主地位的确立，甚至哲学论文如不取个与分析哲学挂钩的题目都不容易发表。然而，正如舒斯特曼咄咄称奇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实用主义在沉寂中奇迹般地再度崛起，进入“新实用主义”发展阶段，并于世纪之交再次以革命姿态出现，对传统哲学掀起新一波挑战。

美国从18~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新秀到20世纪的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的轴心，以至当前新的一波全球化被认为是“全球美国化”，这与它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生产力在世界领先的地位分不开。实用主义哲学的滥觞时期恰恰与西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电气化同步。这次的工业革命是与爱迪生在电气事业上的发明和贡献分不开的，自此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世界领先地位一直延续到“第三次浪潮”。1946年美国研制出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其在信息科技产业上世界的前列地位持续

① 杜威：《哲学的改造》，第18页。

② 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29页。

③ 海尔曼·J. 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88页。